

师老势屈

(李光弼等)

唐肃宗乾元元年冬至二年冬（公元758—759年），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炆、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深、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军六十万，对叛军安庆绪所盘踞的邺城（今河南安阳市以北）进行围攻，筑垒穿堑，并壅漳河水以灌之。安庆绪坚守孤城，城中井泉皆溢，叛军只能“构栈而居”。粮草匮乏，一鼠竟值钱四千，淘马粪喂马，人们都以为邺内城“克在旦夕”。

这时，史思明虽已攻占魏州，但并未挥师南进。由于唐军“既无统帅，进攻无所禀”，久顿坚城之下，师老势屈，上下解体。史思明遂于乾元二年二月，自魏州引兵南进，直趣邺城。进至邺城外围后，史思明命其诸将各距邺城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以威胁官军。同时，又令每营挑选精骑五百，每天到城下抄掠。官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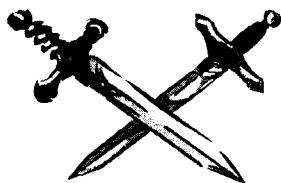
追来，便散归其营。这样使唐诸军人马每天都有所损失，采樵也日益困难起来。

当时天下饥荒，唐大军的粮饷南自江、淮，西由并、汾，舟车相继，转输供给。史思明就派出部队窃取官军装号，督促输运者，“责其迟缓，妄杀戮人，运者骇惧；舟车所聚，则密纵火焚之”。唐军追捕不得，从此粮食供应更加紧张起来。由于史思明大军进逼城下，官军只好与其克日决战。

三月，壬申，官军六十万步骑于安阳河（亦称洹水）以北列阵，史思明自率精兵五万出阵，诸军看见后，以为是一股游击，都未加介意。突然史思明挥师奋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等部先与之接战，杀伤相斗，鲁炅为敌流矢射中后，诸军便向后撤。郭子仪接着又对敌发起攻击，还未来得及布阵，大风突起，飞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之内不得辨识，两军皆为之大惊。官军奔溃而南，叛军溃散逃遁，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卫东京洛阳，其战马万匹，经此一战，仅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闻听官军败北，莫不惊骇奔散，逃匿于山谷。留守崔园、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逃襄（阳）、邓（州），诸节度也溃归本镇。史载：这些败军“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制，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点评】唐军此次安阳之役，从兵力上讲是绝对优

势，但是却失败了。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指挥角度来看，主要是“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六十万大军，九节度使分统，朝廷居然不任主帅，统一指挥，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来调度，岂得不败！因为没有主帅，各路兵马进退全由自己决定，互不配合，互不协同，其结果必然是久攻不克，师老势屈，上下解体，不战而溃。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贵 进 忌 退

（李光弼）

“贵进忌退”是李光弼在对史思明的作战中，所提出的一个用兵原则。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由于安阳之败朝廷诏郭子仪还京师，并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抗御史思明叛军的进犯。九月，史思明命其子史朝清守范阳，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跟随他分四道进犯河南：令狐彰自黎阳济河取滑州，他自己由濮阳南进，其子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梁渡河，约期会于汴州（今河南开封市）。

此时，李光弼正巡视河上诸营。获悉叛军南进的消息，便赶到汴州，对汴、滑节度使许叔冀说：“大夫若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则将兵来救。”然后他转回东京洛阳。不久，史思明大军即进至汴州城下，许叔冀与战不利，遂同濮州刺史董秦及其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人投降了叛军。史思明攻占汴州后，乘胜西攻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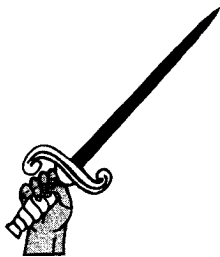
李光弼整众徐行，进至洛阳，对留守韦陆说：“敌乘胜而来，利在按兵，不利速战。洛阳城不可守，于公计何为？”就是说，史思明乘胜而来，锋锐正盛，利在按兵观衅，不利速战。洛阳城是难以固守的，你的意见如何呢？

韦陟提出，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这当然也是一种御敌的方略。李光弼听了以后，却说：“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地五百里，则敌势益张矣。”他主张，移军河阳，这样可以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面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判官韦损提出：“东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李光弼回答说，“要是固守洛阳，汜水、崤岭、龙门都要配置兵力，你是兵马判官，你说不在那些地方配置兵力，洛阳能守得住吗？”于是，李光弼命韦陟帅东京官属西撤入关，命河南尹李若幽率吏民出城避敌，把一座空城留给史思明。他自己则率军携带油、铁等物资向河阳撤退，并以五百人为殿。这时，史思明的游兵已进至石桥，诸将请示说：“是自洛阳向北退却呢？还是继续向石桥前进？”

李光弼果断地决定：“向石桥前进！”这天日暮时分，李光弼秉炬徐行，部伍严整，史思明叛军虽然跟在后面，因为李光弼军部伍严整，不敢轻易出击。当夜，李光弼率军进入河阳，随即部署兵力，加强守备，严阵以待。史思明率军进入洛阳后，因为城中空空如也，毫无所得，又担心李光弼抄其后，连宫禁也不敢进去，只

好退屯于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河阳以南与李光弼军对峙起来。

【点评】李光弼的“贵进忌退”是在当时条件下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仓皇撤退，必然授敌以可乘之隙。他把一座空城留给敌人，自己移军河阳，观敌之隙，很有点战略眼光。他的这种用兵策略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因 势 而 导

(李光弼)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李光弼在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的过程中，权谋迭出，屡挫其锐，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用兵艺术和谋略不仅耐人寻味，而且寓有哲理，能给人以不少启迪。

是年十月，史思明引兵进攻河阳，他首先派其骁将刘龙仙到城下挑战。这个刘龙仙恃其骁勇，竟举右足立于马上，破口谩骂李光弼无能。李光弼看见后，环顾左右说：“谁能取彼者？”

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请行。李光弼说：“此区区小事，不是你这位大将所要做的！”

有人说，裨将白孝德可以担当此任。李光弼就命人把白孝德召来。白孝德请行，李光弼问：“你须要多少兵马？”

白孝德回答说：“不需要。请挺身取之。”

李光弼壮其志，但坚持要让他带些兵去。白孝德最

后说：“愿选五十骑出垒门为后继，兼请大军助鼓噪以增气。”李光弼听后非常高兴，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抚其背而遣之”。

刘龙仙见白孝德独来，恃勇轻敌，谩骂如初。孝德大呼，运矛跃马而前，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刘龙仙“矢不及发，环走隄上”，被白孝德追及斩首，叛军锐气顿挫。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岸边洗浴，循环不休，以示其多。李光弼发现此情况后，即命把军中的牝马集中起来，共得五百匹，“摯其驹于城内。俟思明马至水际，尽出之，马嘶不已”，牡马慕牝，史思明的那些战马，全部浮过河来，被李光弼军全都赶到城里。史思明怒不可遏，又“列战船数百艘，泛火船于前而随之，欲乘流烧浮桥”。李光弼先藏了数百根百尺长竿，“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结果，火船不得进，很快就被烧光了，后面的战船又被铁叉阻挡。李光弼令军士在桥上发炮石击之，史思明的不少战船都被打沉了。

这时，史思明把一些兵马派往河清（今河南济源县以南），准备切断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获悉后，便率军到野水渡设防。当天晚上，他留下千余兵力后，命部将雍希颢守栅，自己仍归守河阳。临走时，他对雍希颢说：“敌将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都是万人敌的猛将，史思明一定要派人来劫我。我先离开这里，你守在这里，敌至，勿与战；降，则与之俱来。”

诸将莫测其意，都感到有点可笑。但第二天拂晓，敌将李日越果然带领百名骑兵进至栅下，问道：“司空李光弼哪里去了？”

雍希颢回答说：“昨天夜里已经走了。”

“你这里有多少兵？”李日越问。

“千人。”雍希颢从容地答道。

“将领是谁？”

“雍希颢。”

李日越沉默了好久，对其部下说：“今失李光弼，得希颢而归，吾死必矣，不如降也。”于是就率部投降了。不久，因李日越受到李光弼的重用，高庭晖也率部投降了。

【点评】什么原因呢？李光弼说：“此人情耳。”其实正如孙臆所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这种谋略思想很值得我们仔细的体味和研究。

疑 兵 破 敌

(刘 展)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淮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受节度使王仲昇之请，上奏朝廷，请除刚愎自用、方握强兵的宋州刺史、淮西节度副使刘展，阴谋让刘展代李峘担任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企图“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肃宗同意了邢延恩的建议，一方面以刘展任新职，同时又密令江淮都统李峘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便宜图之”。

当邢延恩把朝廷制书授给刘展时，刘展就起了疑心，他问邢延恩：“我刘展从一个陈留的小小参军，数年即官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租赋所出，为什么给我这样的重任呢？我刘展既无功劳，又非亲贵，一旦命恩宠擢如此，是否有馋人用间呢？”邢延恩听了有些害怕，只好用言语搪塞过去。刘展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便提出要先得“印节”。邢延恩答应了，只好赶到广陵和李峘密谋，先解“印节以授展”。刘展得到“印节”之后，才上表朝廷谢恩，并通知江、淮亲旧，安排亲信；三道官属，遣使迎贺，申图籍，相

望于道”。然后刘展便带上宋州的七千兵马到广陵赴任。

刘展率军起程后，邢延恩又迅速地赶到广陵，与李峘、邓景山发兵抗御，并移徽州县，声言刘展背叛朝廷。刘展遭到抗击后，也移徽州县，说李峘等人谋反，州县弄得一时莫知所以。李峘引兵渡江，与其副使润州刺史韦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京口，邓景山率万人屯徐城（今江苏临淮县）。刘展素有威名，御军严整，江淮人望风畏之。他首先打败邓景山，率领胜利之师直趋广陵，然后遣其将屈突孝标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将兵四千略淮西。

李峘在广陵兵败之后，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刘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做出将取北固的姿态。这样搞了好几天，李峘信以为真，便把他的精锐全都调到京口，以加强守御。但刘展却率军从上流渡江，袭取下蜀（今句容县北）。李峘军闻之，不战自溃，退走宜城而去。……

【点评】刘展与李峘此次战争的结果，固然是以刘展的失败而告终，但在战争过程中，开始时刘展却是步步主动，表现了很高的军事才能。他首先怀疑朝廷对他的“宠擢”是有“馋人间之”，提出了要先得“印节”，然后广为宣传，“上表谢恩”，这说明刘展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对李峘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是被迫而为的，其性质我们姑且不作评论，仅就刘展所作的“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尔后又率军自上流济江而言，他这种疑兵破敌之策，值得我们借鉴。当然，“设疑”要象刘展那样取得成功，也还需要指挥员从当时的情况出发，很好地做一番运筹。

挟私覆军

(仆固怀恩)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唐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惑于史思明叛军驻守洛中的将士“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的谍报，屡次奏于朝廷。肃宗信以为真，即命李光弼等率军进取东都洛阳。李光弼在接到诏命后，上书朝廷说：“敌锋尚锐，未可轻进。”这是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得出的正确结论。

但是，此时已任朔方节度使的仆固怀恩，因为他的部下都是蕃汉劲卒，勇而恃功，刚愎自用。以前，郭子仪宽厚曲容，每临敌用兵，倚以集事。李光弼为帅之后，一切均裁之以法，无所假贷。仆固怀恩惮光弼而心怀不满，便依附鱼朝恩，极言东京可取，史思明叛军可破，企图以此来颠覆李光弼军。由于仆固怀恩的支持，唐肃宗对鱼朝恩的建议也就更加信之不疑。这样，诏命不断地传来，督促李光弼迅速出师。李光弼迫不得已，只好下令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他自己与仆固怀恩率军

与鱼朝恩相会，率领神策节度使卫伯玉部进攻洛阳。

李光弼指挥大军出于邙山之麓，要求各部依险而阵。但仆固怀恩军却于平原列阵。看到这种情况，李光弼焦急地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在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对于史思明可是不能轻视的呀！”他命令仆固怀恩部向险隘地方移阵，但又被仆固怀恩拒绝了。就在这时，史思明乘唐军列阵未定，突然发起攻击，把唐军打得一败涂地，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丢弃殆尽。兵败之后，李光弼、仆固怀恩渡河走保闻喜（今山西闻喜）；鱼朝恩、卫伯玉奔还陕州，李抱玉也放弃了河阳。洛阳不但没有收复，连河阳、怀州也沦于叛军之手。朝廷闻之，惶惶不可终日。

【点评】唐军此次邙山之败，除了鱼朝恩错误地判断敌情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仆固怀恩刚愎自用，挟私报怨，依附权贵，不听招呼。他的这一行径是极端卑鄙的。一个正直的指挥员绝对不可这样去做。我们提倡顾全大局，在战争中就是要求每个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为胜利负责。仆固怀恩这种挟私覆军的极坏典型，在战争史上不胜枚举，那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应当从这些极坏的典型中引出教训，在未来战争中坚决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唐军的邙山之败还告诉我们，对军事指挥员一定要进行认真的全面考察，除了他们军事才能外，必须对他们的思想品德也要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像仆固怀恩之类品德不好的人，应当有所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避其锐气

(阿史那承庆)

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上皇（唐玄宗）、肃宗先后死去，代宗即皇帝位。秋，九月，朝廷遣中使刘清潭出使回纥，修旧好，求援兵，以征讨叛军史朝义。冬，十月，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军于陕州。

史朝义闻官军将至，召集诸将商讨抵御之策。其部将阿史那承庆说：“唐朝廷如果只是派诸道节度使所部而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军俱来，其锋不可挡，宜退守河阳以避之。”但史朝义却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他虽然明知唐军与回纥军俱来，仍下令诸将全力出战。当唐军进至洛阳以北，分兵攻占怀州，于横水列阵时，史朝义命其部将率数万之众立栅自固，企图以老唐师。

这时，唐将仆固怀恩部于西原列阵以挡其锋，遣骁骑及回纥骑兵从南山出其栅之东北，表里合击，大

破史朝义的数万之众。史朝义获悉后，率领他的十万精兵实施救援。史朝义军进至昭觉寺时，唐军虽然给其突然打击，杀伤甚众，但其阵脚还未被打乱。唐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派出射生将五百人力战，对叛军虽然多有杀伤，但其阵脚依然如初。唐军不能攻陷敌阵，如果引退，必然为其所败。在这种关键时刻，唐镇西节度使马璘单骑驰入敌阵，英勇奋击，夺敌两牌（古代称之为楯，南方以皮编竹做成，北人则以木为之，用来捍敌），冲入万众之中。敌军阵中顿时大乱，左右披靡，唐大军乘势而进，史朝义军战死六万，被俘二万余人。横水（洛阳北郊）兵败后，史朝义率数百骑落荒东走，仆固怀恩遂克东京及河阳，并俘获其中书令许叔冀、王伉等人。

【点评】横水之战，使史朝义叛军元气大伤，为唐朝最后平息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这次战争，从指挥的角度来看，史朝义不避敌锋锐，乘隙而击，是造成被动和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孙子·军争篇》说：“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之时才去攻击。史朝义不懂得这一用兵原则，硬是要与蜂拥而来的唐军各路兵马和回纥的骑兵对阵，结果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这种教训，我们是应该引以为戒的。横水之战开始前，史朝义的部将阿史那承庆对唐军情况的分析以及他所提出的避敌锐气的作战方

略，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史朝义在面对唐军进攻之时，虽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但对阿史那承庆的建议却听不进去。这说明，一个指挥员在定下作战决心时，既要善于听取部下的意见，又要对部下的真知灼见加以吸取和实行。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决心更加符合实际。我们绝不能把征求意见作为一种哗众取宠或装点门面的东西，实际做起来仍然是我行我素。这个问题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



开 门 待 敌

（郭子仪）

唐代宗（李俶）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史朝义叛军屡战皆败，便亲自到幽州发兵。这时，他所署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降唐，只好东奔广阳，欲北入奚、契丹，结果被李怀仙部所追，史思明走投无路，便缢死于林中。至此，安史之乱遂告平息。

安史之乱平息后，唐帝国又遭到吐蕃的入侵。十月，泾州陷落，唐刺史高晖以城降。河西、陇右之地尽为吐蕃所有。边亭告急，京师震骇。朝廷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敌。

郭子仪因闲废日久，部曲离散，受任之后，召募得二十骑而行。郭子仪进至咸阳时，吐蕃与党项、吐谷浑、氏、羌诸部共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沿秦岭向东扩张。吐蕃军渡过便桥，朝廷仓促不知所为，只好出幸陕州，官吏藏窜，长安城中一派惊恐混乱气氛。